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海上花列傳
第七回 惡圈套罩住迷魂陣 美姻緣填成薄命坑

按：黃翠鳳的妹子金鳳見留不住羅子富、湯嘯庵兩位，即去爬在樓窗口，高聲叫：「無媿，羅老爺去哉！」那老鴇黃二姐在小房間內聽了，急跑出來，恰好在樓梯下撞著，一把抓住羅子富袖子，說：「勿許去！」子富連道：「我無撥工夫來裏。」黃二姐大聲道：「耐要去末，等倪翠鳳轉來仔了去。」又嗔著湯嘯庵道：「耐湯老爺倒也要緊睬啲，啥勿搭倪羅老爺坐一歇，說說閑話。」於是，不由分說，拉了羅子富上樓；叫小阿寶拉了湯嘯庵，重到房間裏來。黃二姐道：「寬寬馬褂，多坐歇。」說著，伸手替羅子富解鈕扣。金鳳見了，也請湯嘯庵寬衣。小阿寶攝了茶葉，隨向嘯庵手中接過馬褂。黃二姐將子富脫下的馬褂也授與小阿寶，都去掛在衣架上。

黃二姐一回頭，見珠鳳站在一旁，嗔他不來應酬，瞪目直視。嚇得珠鳳倒退下去，慌取了一支水煙筒，裝與子富吸。子富搖手道：「耐去搭湯老爺裝罷。」黃二姐問子富道：「阿是多喫仔酒哉？榻床浪去禪禪哩。」子富隨意向煙榻躺下。小阿寶絞了手巾，移過一隻茶碗，放在煙盤裏，又請嘯庵用茶。嘯庵坐在靠壁高椅上，傍邊珠鳳給他裝水煙。黃二姐叫金鳳也取一支水煙筒來，遂在榻床前機子上坐了，自吸一口，卻側轉頭悄悄的笑向子富道：「耐阿是動氣哉？」子富道：「動啥氣嘍？」黃二姐道：「價末為啥好幾日勿請過來？」子富道：「我無撥工夫啲。」黃二姐鼻子裏「哼」的一聲，半晌，笑道：「說也勿差，成日成夜來啲老相好搭，阿有啥工夫到倪搭來嘍！」子富含笑不答。

黃二姐又吸了一口水煙，慢慢說道：「倪翠鳳脾氣是勿大好，也怪勿得耐羅老爺要動氣。其實倪翠鳳脾氣末有點，也看客人起，俚來裏羅老爺面浪，倒勿曾發過歇一點點脾氣哩。湯老爺末也曉得點俚哉。俚做仔一戶客人，要客人有長性，可以一直做下去，故末俚搭客人要好啲。俚搭客人要好仔，陸裏有啥脾氣嘍？俚就碰著仔無長性客人，難末要鬧脾氣哉。俚鬧起脾氣來，勳說啥勿肯巴結，索性理也勿來理耐啲。湯老爺阿是？第歇耐羅老爺末好像倪翠鳳勿巴結了動氣，陸裏曉得倪翠鳳心裏搭羅老爺倒原蠻要好，倒是耐羅老爺勿是定歸要去做俚，俚末也勿好來陪巴結耐哉啲。俚也曉得蔣月琴搭羅老爺做仔四五年哉，俚有辰光搭我說起，說：『羅老爺倒有長性啲，蔣月琴搭做四五年末，來裏倪搭做起來阿會推扳嘍？』我說：『耐曉得羅老爺有長性末，為啥勿巴結點哩？』俚也說得勿差，俚說：『羅老爺有仔老相好，祇怕倪巴結勿上，倒落仔蔣月琴咪笑眼裏。』俚是實概意思。要說是俚勿肯巴結耐羅老爺，倒冤枉仔俚哉。我說羅老爺，耐故歇坎坎做起，耐也勿曾曉得倪翠鳳個脾氣，耐做一節下來，耐就有數目哉。倪翠鳳末也曉得耐羅老爺心裏是要做俚，難末俚慢慢仔也巴結起來啲。」

子富聽了，冷笑兩聲。黃二姐也笑道：「阿是耐有點勿相信我閑話？耐問聲湯老爺看，湯老爺蠻明白啲。湯老爺，耐想哩，倘然俚搭羅老爺勳好末，羅老爺陸裏叫得到十幾個局嘍？俚心裏來啲要好，嘴裏終勿肯說出來，連搭娘姨、大姐啲纔勿曉得俚心裏個事體，單有末末稍微摸著仔點。倘然我故歇放羅老爺去仔，晚歇俚轉來就要埋冤我哉啲。我老實搭羅老爺說仔罷：俚做大生意下來，也有五年光景哉，通共就做仔三戶客人，一戶末來裏上海，還有兩戶，一年上海不過來兩趟，清爽是清爽得野啲。我再要俚自家看中仔一戶客人，搭我多做點生意，故是難殺啲。推扳點客人勳去說哉，就算客人末蠻好，俚說是無長性，祇好拉倒，教我阿有啥法子嘍？為此我看見俚搭羅老爺蠻要好末，望羅老爺一直做下去，我也好多做點生意。勿然是老實說，像羅老爺個客人到倪搭來也勿少啲，走出走進，讓俚啲去，我阿曾去應酬歌？為啥單是耐羅老爺末要我來陪陪耐嘍？」

子富仍是默然，湯嘯庵也微微含笑。黃二姐又道：「羅老爺做末做仔半個月，俚倪翠鳳也總算無啥，不過倪翠鳳看仔好像羅老爺有老相好來啲，倪搭是墊空個意思。我倒搭俚說：『耐也巴結點，有啥老相好、新相好，羅老爺阿會待差仔倪嘍？』俚說：『隔兩日再看末哉。』前日仔俚出局轉來，倒搭我說：『無媿，耐說羅老爺搭俚好，羅老爺到仔蔣月琴搭喫酒去哉。』我說：『多喫臺把酒是也算勿得啥。』陸裏曉得倪翠鳳就多心哉哩，說：『羅老爺原搭老相好要好末，阿肯搭倪要好嘍？』」

子富聽到這裏，不等說完，接嘴道：「故是容易得勢，就擺起來喫一臺末哉啲。」黃二姐正色道：「羅老爺耐做倪翠鳳，倒也勿在乎喫酒勿喫酒。勳為仔我一句閑話，喫仔酒了，晚歇翠鳳原不過實概，例說我騙耐。耐要做倪翠鳳末，耐定歸要單做倪翠鳳一個啲，包耐十二分巴結，無撥一點點推扳。勳做做倪翠鳳，再去做做蔣月琴，做得兩頭勿討好。耐勿相信我閑話，耐就試試看，看俚那價功架，阿巴結勿巴結。」子富笑道：「故也容易得勢，蔣月琴搭就勿去仔末是哉啲。」黃二姐低頭含笑，又吸了一口水煙，方說道：「羅老爺，耐倒也會說笑話啲！四五年老相好，說勿去就勿去哉，也虧耐說仔出來。倒說道容易得勢，阿是來騙騙倪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放下水煙筒，往對過房間裏做甚麼去了。

子富回思陶雲甫之言不謬，心下著實欽慕；要與湯嘯庵商量，卻又不便。自己忖度一番，坐起來呷口茶。珠鳳忙送過水煙筒，子富仍搖手不吸。祇見小阿寶和金鳳兩個爬在梳妝臺前，湊近燈光，攢頭搭頸，又看又笑。子富問：「啥物事？」金鳳見問，劈手從小阿寶手中搶了，笑嘻嘻拿來與子富看，卻是半個胡桃殼，內塑著五色粉捏的一齣春宮。子富呵呵一笑。金鳳道：「耐看哩。」拈著殼外線頭抽拽起來，殼中人物都會搖動。湯嘯庵也趁過來看了看，問金鳳道：「耐阿懂嘍？」金鳳道：「葡萄架啲，阿有啥勿懂。」小阿寶忙笑阻道：「耐勳搭俚說哩，俚要討耐便宜呀。」說笑問，黃二姐又至這邊房裏來，因問：「耐咪笑啥？」金鳳又送去與黃二姐看。黃二姐道：「陸裏拿得來嘍？原搭俚放好仔，晚歇弄壞仔末再要撥俚說哉。」金鳳乃付與小阿寶將去收藏了。

羅子富立起身，丟個眼色與黃二姐，同至中間客堂，不知在黑暗裏說些甚麼。咕啣了好一會，祇聽得黃二姐向樓窗口問：「羅老爺管家阿來裏？教俚上來。」一面見子富進房，即叫小阿寶拿筆硯來央湯嘯庵寫請客票，祇就方纔同席的胡亂請幾位。黃二姐親自去點起一盞保險臺燈來，看著嘯庵草草寫畢，給小阿寶帶下，令外場去請。

黃二姐向子富道：「耐管家等來裏，阿有啥說嘍？」子富說：「叫俚來。」高升在外聽喚，忙掀簾進門候示。子富去身邊取出一串鑰匙，吩咐高升道：「耐轉去到我床背後開第三祇官箱，看裏面有祇拜盒拿得來。」高升接了鑰匙，領命而去。

黃二姐問：「臺面阿要擺起來？」子富抬頭看壁上的掛鐘，已至一點二刻了，乃說：「擺起來罷，天勿早哉。」湯嘯庵笑道：「啥要緊！等翠鳳出局轉來仔，正好。」黃二姐慌道：「催去哉。俚啲是牌局，要末來啲替碰和，勿然陸裏有實概長遠嘍。」隨喊：「小阿寶，耐去催催罷，教俚快點就轉來。」小阿寶答應，正要下樓。黃二姐忽又叫住道：「耐慢點，我搭耐說哩。」說著，急趕出去，到樓梯邊和小阿寶咬耳朵叮囑幾句，道：「記好仔。」

小阿寶去後，黃二姐方率領外場調桌椅、設杯箸，安排停當。請客的也回來口話。惟朱藹人及陶氏昆仲說就來，其餘有回去了的，有睡下了的，都道謝謝。羅子富祇得罷了。

忽聽得樓下有轎子抬進大門，黃二姐祇道是翠鳳，忙向樓窗口望下觀看。原來是客轎，朱藹人來了。羅子富迎見讓坐。朱藹人見黃翠鳳又不在家，解不出喫酒的緣故，悄問湯嘯庵方始明白。

三人閑談著，直等至兩點鐘相近，纔見小阿寶喘吁吁的一徑跑到房間裏，說：「來哉，來哉！」黃二姐說：「跑啥？」小阿寶道：「我要緊呀，先生極得來。」黃二姐道：「啥實概長遠嘍？」小阿寶道：「來啲替碰和。」黃二姐道：「我說是替碰和啲，阿是猜著哉。」接著一路「咕咕咯咯」的腳聲上樓，黃二姐忙迎出去。先是趙家姆提著琵琶和水煙筒袋進來見了，叫聲「羅老爺」，笑問：「來仔一歇哉？倪剛剛勿巧，出牌局，勿催仔再有歇哩。」隨後，黃翠鳳款步歸房，敬過瓜子，卻回頭向羅子富嫣然展笑。子富從未見翠鳳如此相待，得諸意外，喜也可知。

一時陶雲甫也到。羅子富道：「單有玉甫勿曾來，倪先坐罷。」湯嘯庵遂寫一張催客條子，連局票一起交代趙家姆道：「先到東興里李漱芳搭，催客搭叫局一淘來海。」趙家姆應說：「曉得哉。」

當下大家入席。黃翠鳳上前篩一巡酒，靠羅子富背後坐了。珠鳳、金鳳還過臺面規矩，隨意散坐。黃二姐捉空自去。翠鳳叫小阿寶拿胡琴來，卻把琵琶給金鳳，也不唱開片，祇揀自己拿手的《蕩湖船》全套和金鳳合唱起來。座上眾客祇要聽唱，那裏還顧得喫酒。羅子富聽得默默的，竟像發獸一般。趙家姆報說：「陶二少爺來哉。」子富也沒有理會，及陶玉甫至臺面前，方驚起斷見。

那時叫的局也陸續齊集了。陶玉甫是帶局而來的，無須再叫。所怪者，陶玉甫帶的局並不是李淑芳，卻是一個十二三歲清信人，眉目如畫，憨態可掬，緊傍著玉甫肘下，有依依不捨之意。羅子富問：「是啥人？」玉甫道：「俚叫李浣芳，算是淑芳小妹子。為仔淑芳有點勿適意，坎坎少微出仔點汗，團來啲，我教俚勸起來哉，讓俚來代仔個局罷。」

說話時，黃翠鳳唱畢，張羅道：「耐啲用點菜哩。」隨推羅子富道：「耐啥勿說說嘎？」子富笑道：「我先來打個通關。」乃伸拳從朱藹人挨順豁起，內外無甚輸贏。豁至陶玉甫，偏是玉甫輸的。李浣芳見玉甫豁拳，先將兩祇手蓋住酒杯，不許玉甫喫酒，都授與娘姨代了。玉甫接連輸了五拳，要取一杯來自喫。李浣芳搶住，發急道：「謝謝耐，耐就照應點倪阿好？」玉甫祇得放手。

羅子富聽李浣芳說得詫異，回過頭去，要問他為甚麼。祇見黃二姐在簾子影裏探頭探腦，子富會意，即縮住口，一徑出席，走過對過房間裏。黃二姐帶領管家高升跟進來。高升呈上拜匣，黃二姐集亮了桌上洋燈。子富另將一串小鑰匙開了拜匣，取出一對十兩重的金釧臂來，授與黃二姐手內，仍把拜匣鎖好，令黃二姐暫為安放，自收起大小兩副鑰匙，說道：「我去喊翠鳳來，看看花頭阿中意。」說著，回至這邊歸座，尙向黃翠鳳道：「耐無姆來啲喊耐。」翠鳳裝做不聽見，俄延半晌，歛的站起身一直去了。

羅子富見臺面冷清清的，便道：「耐啲阿有啥人擺個莊嘎？」陶雲甫道：「倪末再豁兩拳，耐讓玉甫先去罷。俚啲酒是勿許俚喫哉，坐來裏做啥？為俚一干仔，倒害仔幾花娘姨、大姐跑來跑去忙煞，再有人來啲勿放心。晚歇嚇壞仔俚，纔是倪個干己。讓俚去仔倒清爽點，阿是？」說得哄堂大笑。

羅子富看時，果然有兩個大姐、三個娘姨圍繞在陶玉甫背後，乃道：「故倒勿好屈國耐哉啲。」陶玉甫得不的一聲，訕訕的掣李浣芳告辭先行。

羅子富送客回來，說道：「李淑芳搭俚倒要好得野啲！」陶雲甫道：「人家相好要好點，也多煞啲，就勿曾見歇俚啲個要好，說勿出描勿出啲！隨便到陸裏，教娘姨跟好仔，一淘去末原一淘來。倘忙一日勿看見仔，要娘姨、相幫供四面八方去尋得來，尋勿著仔吵煞哉！我有日子到俚搭去，有心要看看俚啲，陸裏曉得俚啲兩家頭對面坐好仔，呆望來啲，也勿說啥一句閑話。問俚啲阿是來裏發癡？俚啲自家也說勿出啲。」湯嘯庵道：「想來也是俚啲緣分。」雲甫道：「啥緣分嘎，我說是冤牽！耐看玉甫近日來神氣常有點默致致，撥來俚啲圈牢仔，一步也走勿開個哉。有辰光我教玉甫去看戲，淑芳說：『戲場裏鑼鼓鬧得勢，勳去哉。』我教玉甫去坐馬車，淑芳說：『馬車跑起來顛得勢，勳去哉。』最好笑有一轉拍小照去，說是眼睛光也撥俚啲拍仔去哉；難末日朝天亮快勿曾起來，就搭俚銜眼睛，說話仔半個月坎坎好。」大家聽說，重又大笑。

陶雲甫回頭把手指著自己叫的信人覃麗娟，笑道：「像倪做個相好，要好末勿要好，倒無啥。來仔也勿討厭，去仔也想勿著，隨耐個便，阿是要寫意多花啲？」覃麗娟按說道：「耐說說俚啲，啥說起倪來哉嘎？耐要像俚啲要好末，耐也去做仔俚末哉啲。」雲甫道：「我說耐好，倒說差哉。」麗娟道：「耐去調皮末哉。倪不過實概樣式，要好勿會好，要邱也勿會邱。」雲甫道：「為此我說耐好啲。耐自家去轉仔啥念頭，倒說我調皮。」朱藹人正色道：「耐說末說白相，倒有點意思。我看下來，越是搭相好要好，越是做勿長。倒是不過實概末，一年一年，也做去看光景。」藹人背後林素芬雖不來接嘴，卻也在那裏做鬼臉。羅子富一眼看見，忙岔開道：「勳說哉。藹人擺個莊，倪來豁拳哉。」

第七回終。